



胡

風譯

文叢書

朝鮮、臺灣短篇小說集

台灣

楊逵

送報伙

呂赫若

牛車

朝鮮

李北鳴

初陣

鄭遇尙

聲

朝鮮

張赫宙

山靈

上墳去的男子

文化生活出版社

譯文叢書

張赫宙等著

胡風譯

山

靈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

一九三六年四月初版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七版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第七版印數 1—2000 冊

出版者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館陶路一弄八號

印刷者
春明印書館

譯文叢書

山

靈

張赫宙等著
胡風譯

售價人民幣一萬三千元

序

這些作品底開始翻譯，說起來只是由於一個偶然的運會。去年世界知識雜誌分期譯載弱小民族的小說的時候，我想到了東方的朝鮮台灣，想到了他們底文學作品現在正應該介紹給中國讀者，因而把送報快譯好投去。想不到它却得到了讀者底熱烈的感動和友人們底歡喜，於是又譯了一篇山靈，同時也就起了收集材料，編譯成書的意思。

看張赫宙氏和楊達氏底介紹，朝鮮底新文學運動比中國底要早十年，不但產出了許多新舊的作家，而且還形成了幾種不同的流派，台灣底文學運動雖然較弱而且後起，但在日報文藝欄和期刊上用中國白話文和日文寫作的作家也不在少數。但可惜我既不懂朝鮮文，台灣方面底材料又不能夠得到，只有留心從日本出版物裏面搜集那結果是這麼幾篇的收穫。所以，要說介紹朝鮮、台灣底文學，這當然非常不夠，但想到直到現在為止，對於這兩個地方底人民大衆底生活我們差不多一無所曉，那麼，這本書對於中國讀者應該有它底意義罷。

我還記得，這些翻譯差不多都是偷空在深夜中進行的。四周靜寂，市聲遠去了，只偶而

聽到賣零吃的小販底微弱的叫聲。漸漸地我走進了作品裏的人物中間，被壓在他們忍受着的那個龐大的魔掌下面，同他們一起痛苦，掙扎，有時候甚至覺得好像整個世界正在從我底周圍陷落下去一樣。在這樣的時候看到了像初陣、送報伏等篇裏的主人公底覺醒，奮起，和不屈的前進，我所嘗到的感激的心情實在是不容易表現出來的。

好像日本底什麼地方有一個這樣意思的諺語：如果說是隣人底事情，就不方便了，所以我把那說成了外國底故事。我現在的處境恰恰相反。幾年以來，我們這民族一天一天走近了生死存亡的關頭前面，現在且已到了澈底地實行「保障東洋和平」的時期。在這樣的時候我把「外國」底故事讀成了自己們底事情，這原由我想讀者諸君一定體會得到。

一九三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夜記於上海

目 錄

山靈.....	朝鮮 張赫宙(一)
上墳去的男子.....	朝鮮 張赫宙(四九)
初陣.....	朝鮮 李北囑(七九)
聲.....	朝鮮 鄭遇尙(一三三)
透報伙.....	台灣 楊 達(一六三)
牛車.....	台灣 呂赫若(二一三)

山靈

朝鮮 張赫甫

一 燦爛的山

生了苔的深綠色的岩石在被太古的森林包着的山谷裏面狹狹地羣聚着，澄清的溪水在那中間或底下躲閃似地流着，映得四週底樹木底葉子現得青青地。沿着峽谷流下來的溪水，從溪谷底頂裏面響着潺潺的聲音，一流近仙吉和爸爸朴春浩和媽媽等攀登着的附近，就或者撞着岩山，或者成了可愛的瀑布，嘈雜地響着，響聲向仙吉們走了過來的溪谷底遙遠的下面消失了。這個數目很多的小小溪水底騷音，和叢立在兩邊斷崖上的樹木底簾聲相和，更加銳厲了。

爸爸挑着能夠用擔子挑的稻草，鋤頭之類的農具，小的木箱子，鍋罐等雜七雜八的東西，媽媽背着被頭和破爛衣服的包裹，其餘的頂在頭上。仙吉在前面的爸爸和媽媽底中間，背着妹妹小仙，沿着溪水在沒有路的溪谷裏面走着。仙吉一面在這溪水和松籟底聲音裏面感到幽微的戰慄，一面前進。

『就是能夠聽到小鳥的叫聲……』

在平地的時候，常常從集到炕上的村裏的姑娘和婦女們說的古話中間聽到過飛鳥也不棲息的那麼樣的深山，現在，隨着溪谷岩石間的流水漸漸地細，成了陡急的斜坡，她注意到松林裏面的小鳥底叫聲漸漸少了起來，就這樣低語了。那古話是說：一個勇敢的美少年出去求仙，在飛鳥也沒有的那樣幽玄的山裏發現了一家瓦屋，出乎意外地碰着了一個少女，那少女是那家底第八個也就是最小的女兒，曉得了每夜要給鬼吃掉一個，她是最後的犧牲，就趕走了八頭八手的鬼，救了少女。把她帶到了人間世界。住在平原的時候的八九歲的她，想像着沒有人也沒有鳥的那樣的深山，不知不覺地鑽到了隣家女孩子底中間，好像八頭八手的鬼逼到了眼前一樣，嚇得打顫。

背上的剛才還要說什麼的妹妹也似乎疲倦了，睡得沉沉地。跑到這樣的山裏去，怎樣能夠生活呢？所靠的爸爸和媽媽以及自己，不會人不知鬼不覺地死掉麼？這樣的深山，老虎也不少罷。山狗(Nenukai)也有罷。可怕。如果妹妹死了，怎麼辦？吉仙覺得妹妹比無論誰都可憐。妹妹是，在全家離開了烏川村到各處漂流，好容易流到了定好安住的奔流溪的第二年生下來的。那時候吉仙十三歲。她一家在烏川是老住民。那兒是韓國時代底有數的郡，附近

有金氏一家底特權村莊，是舊文化發達的地方。時世變了，附近的郡設起了鐵路，烏川邑內跑進了汽車，以後村子底人們生計就漸漸窮困了。三年中間，吉仙一家有時跑到比烏川大一些的都市，有時跑回故鄉，但無論到什麼地方去都不能過活。到那時為止，說『就是餓死了也不到火田去，』嘲笑了到火田去的人們的爸爸，弄到走頭無路，也跑到離烏川有五六里遠的山中間的火田村奔流溪來了。吉仙到十二歲為止總算是在平原過的，就是在奔流溪也還有幾個朋友，然而，妹妹從此以後，也許到死掉為止，得要沒有游伴地在這個妖殿一樣的森林，岩石，溪水中間長大。想到這，覺得太可憐了。把弛緩了的手輕輕地抱緊一點，回過頭來看了一看睡熟了的妹妹。

從奔流溪出發以後，似乎過了正午，但離爸爸所要去的高原，好像還很遠。肚子也餓了，腳也軟了。

『爸，還沒有到麼？』

吉仙向爸爸問了。

『唔，快了。累得很麼？休息一會兒？』

爸爸一面喘着氣，斷斷續續地吃力地回答了。

「吃點芋頭再走好啦。」

後面的媽媽喉嚨裏面噓噓地響着。媽媽也累了罷。

『變過這個灣灣就快了。』

爸爸指着眼前的斷崖邊緣底凸出處說。成了急傾斜的溪谷，這以上就是比較舒緩了，兩邊的斷崖，從吉仙們底現在的地點看去，就在那兒現出了青青的天空，望得見山頂。望到了山頂那邊的天空，精神提起了。溪谷底頂裏面雖然還聳着峻高的山，然而，在奔流溪的時候看去是很險峻的兩邊的山，爬到這上面來一看，也並不怎樣高，似乎山頂上面是很寬的高原。爸爸在溪流岸邊的綠草地上放下了擔子。長長地吐了一口氣，就向着吉仙和媽媽把東西向草地上卸下的這一面。是六十一二的老年人了，因為長時間的貧困，難看得很。

『把小仙放下來啥。』

媽媽向吉仙這樣說了，就坐到草地上，把熟睡的小仙從吉仙底背上抱了下來。

『這樣遠……』

吉仙記起了爸爸屢屢次次地像安慰也像激勵似地低聲說過，『什麼，走上去半里就好了。與其在這樣地方吃苦，找新的火田耕更容易過活得多。』

『唔，快了。』

打皺的黑臉的爸爸回答。

『好像走了兩里呢。』

『那有這麼遠？因為是爬山，所以覺得遠了。』

把奶頭塞進了小仙底嘴裏的媽媽，責備女兒：

『遠也好，近也好，沒有法子！走到要到的地方不就完了麼？』

伸手到細得圓圓的緊緊的破布裏面取出了兩三個蒸芋頭，給爸爸和吉仙每人一個。

森林鬱鬱地繁茂得發黑，溪水穿過岩石中間，清清地流着。被壓在那大氣下面，每人吃了兩三個乾芋頭，到綠的草原底上邊或下邊，捧起溪水喝。

吉仙一面兩脚跨在岩石上面捧起溪水喝着，一面懷念着早上從奔流溪出發的時候和小朋友們的告別。這樣的山裏面，什麼時候能夠再會呢？

『八月底秋夜裏，下來玩啊！』

粉玉含着眼淚說的，但是，到了那時候也不見得能夠下去。應該去耕田的粉玉，末順以及其他的五六個朋友跟着走到奔流溪村莊底盡頭，戀戀不捨。

『你們也來摘菜呀！』

吉仙也這樣約了她們，但沒有想到是這樣的山窪子。

媽媽抱着小仙，抬起黃腫症的打皺的臉望着溪谷裏面，爸爸用破裂了的粗指頭剝着芋頭皮。

吉仙聽着溪水底潺潺流着的聲音，離別了的朋友們底種種事情就浮上了心頭。在那些回憶裏面，忽然記起了有一天把粉玉大大地嚇了一下，一直笑了半天的事情。是半月前的一個溫暖的日子。村子底人們正忙於耕田。火田不下肥料，但耕種那石塊非常多的瘦的大火田，全家族一連做幾天也依然不夠，所以女孩子們也要用鋤頭翻土。因為強的紫外線，女孩子們和父母們都比平原的人曬得更黑。女孩子們聚在一起娛樂，從春到秋差不多完全沒有機會。然而，那一天，由於吉仙底提議，決定在中午以後到村子底頂下面去摘菜。村子底下面是和平原相近的地方。火田底人們無論誰都懷念平原。

『但是，明天還要到田裏去呢。』

粉玉雖然決定了同吉仙和末順三個人一道去摘菜，但還躊躇不定地說。因為想到了爸爸要罵的。

『天把不要緊呵。摘菜也不是玩呢。』

山菜和山果是村子底人們底一部份食料。當作食糧去摘，絕對不是快樂的事情，然而，當她們從前住在平原，生稍稍比較好些的時候，是常常出去摘菜的。那是女孩子們底一種社交娛樂。被逼到了火田以後，往日底快樂常常把女孩子們底回憶帶到平原上面。

『呃，好罷？』

吉仙又催了一次。

『我去啲。』

末順決意了。

『那麼，我也……』

粉玉膽怯地轉着圓圓的眼珠，說。三個人還邀了其他的女孩子們，玉伊和鳳仙等，但都和粉玉一樣地說要到田裏去，雖然想來，但終於沒有。

正午以後，三個女孩子走下了溪谷。渡過了五六道溪水的時候，就走到了稍稍寬的草地，帶着竹籃子和用舊了的菜刀，在短的野草中間膝行着，尋覓薺，鷄兒腸，枯梗底根，但因爲已到了初夏，都快要硬了。她們唱着歌。她們底指甲都用鳳仙花底花瓣和葉子染紅了。很快活。吉仙看見粉玉蹲在稍稍離遠了的岩石下面，似乎在想什麼，一面抬起頭望着山上。在

吉仙旁邊的末順也喊：

『粉玉呀，木頭木腦地在做什麼呀？』

『好像有誰在喊我底名字呢。』

粉玉就心地說了，還在側着耳朵。

『發疑，什麼聲音也沒有呵。不是風底聲音麼？』

吉仙否認地說了。風從山腰吹了下來，好像樹木發出了響聲。吉仙覺得粉玉那副害怕的樣子可笑，想到要恐嚇粉玉一下。離開末順底旁邊，漸漸膝行到岩石和松樹底陰處藏了起來，這樣地挨近了粉玉旁邊底岩石陰處，一面忍住從肚子底裏湧上來的笑聲，用着男子一樣粗的聲音緩緩地喊：

『粉玉呀，爲什麼不去耕田却跑到這樣的地方來了？』

喊着就在岩石底陰處小聲地笑出來了。粉玉跳了起來，吉仙還沒有喊完就吃驚地大叫一

聲。

『哎喲！』

剛剛一叫，馬上向後面倒下了。那吃驚的樣子非常可笑。末順也吃了一驚，但一看到笑了

的吉仙，就跑攆去抓她，打她底臀部：

『瘋丫頭，嚇壞人呀！』

粉玉生了氣：

『你真惡呀！』

一生氣，更加可笑了。

上山以來，差不多沒有笑過，所以雖然是那麼單純的事情，吉仙始終覺得愉快，有趣。回到村子以後，還告訴了玉伊鳳仙等，覺得好笑。

吉仙現在聽着岩石下面的流水底聲音，好像看到了粉玉底面孔，聽到了粉玉底聲音一樣。什麼時候能夠再會呢？奔流溪底火田，雖然下了種子放在那里，秋收的時候只爸爸一個人下去的罷。要完全被借給了種子和錢的金丙守拿去的罷。

這時候，聽見爸爸和媽媽爭着什麼。媽媽常常說：

『已經這樣地受苦了，不讓老虎和山狗吃掉就不甘心麼？』

反對爸爸上山去，現在也在咕嚕着同樣的怨言。

『無論說多少遍也是一樣的。一切都是命運呀。怎樣逃得過命運呢？什麼，比較奔流溪

收穫要多些，所以要好……」

爸爸叫喊似地說了，就：

「吉仙呀，快點把小仙背起來，非早點上去，預備睡的地方不可。」

吉仙由這個岩石跳到那個岩石，到了岸上。妹妹是醒的。因為奶少，和瘦蛙一樣。三個人各各拿起了東西，背起來開步走了。

雜樹繁茂，顏色淡的松樹和樺樹新長了出來，溪谷也漸漸地窄了。由裏面凸出來的山，從那橫腰邊伸進來的山，再用了三十度的角度伸進了那山裏面去的山——在這樣的山谷間向上走。到這裏為止的右邊的斷崖忽然變為舒緩的傾斜，成了窪地。吉仙們和向那兒爬一樣地向上走。樹林低了一些，對面的高原底頂上現出了煙。過細一看，淨有兩三間人家。想到有人，稍稍氣壯了。

「爸，我們也到那個村子去麼？」

吉仙仰望著有煙的那方面，說。

「在這邊的山上。」

「做的有房子麼？」

『還沒有。樹伐倒了放在那裏。』

吉仙頹然失望了。這邊的山和看得見煙和人家的山，這樣望一望也很可以曉得有半里以上，如果房子都沒有，怎麼辦？

一會兒，他們到了所要到的山上。那一帶是舒緩的傾斜的山背，幾天以前爸爸一個人來到這裏，用斧頭砍倒了大樹，點火把雜草和雜樹燒掉了。火繼續地燒了好幾天。燒狼從山脊伸到了谷中間。那就數十平方町。(一)然而，耕種起來人手太不夠了。在爸爸打算蓋房子的，把柱子打下去了，放着有用雜草編成的蓆子的地方，暫時坐了下來。在日落以前非蓋起臨時的小房子不可。對面山上的人們築起了大牆，屋頂也蓋好了。隔着寬闊的谷，有兩三個白影子(二)望着這面。夕陽在對面寂寞地照着，吉仙們走了過來的東面的谷裏面，夕陽照不到，已經瞎子。

爸爸從擔子裏取下器具來，動手工作了。

(一)一町六十間。一間六尺。

(二)朝鮮人穿白色衣服。